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五

建文名臣紀事　秣陵　焦竑　輯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勑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奸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奸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讐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爲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勑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洪熙元年，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

旌旨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人死義者爲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以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卷六　十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

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恭奏大駭罵恭黨子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

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今建表忠祠議在于此）

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瑋齊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僎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

部議議未上　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

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特無謂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

原缺

又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

以眩惑之旨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

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餙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擅符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

人心乎其一謂爭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逆無聲影、凌

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

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刃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

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

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

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

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

卷五

五

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强傲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强弱也况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效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哆然

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爲言之然不足
深辯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
臣齊泰黃子澄等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
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
衆覺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
之心惟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放懇中悃悉不賜答
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

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于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
朝廷、達于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
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于亦不得以
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闢
之磨拳擦掌、景隆師、鬭之闊目擡頭、有血性者、覽此、自
知敵裏有人、不戰遂而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他人未必
能辦、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昺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為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譔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參軍高巍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為第三卷科道為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為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

藏項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彪狗餂子鶩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死矣

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次尋覽定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太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太受

歸、請爲兵費、上益倚重太、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
安、太言上急出、勑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
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
（太過了）
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
（此豈粉飾太平時也而）
詔閫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易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
（誅兵）
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爲名、上疏請發
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即不發、臣亟不休
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谷王橞
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
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
（此何益）

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殺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殺、叔時永陽彦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鋪舍人猶稱尚書鋪　仁宗爲　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舶爲祠祀太嘉靖乙酉尚書鄭曉至溧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稱即六歲兒之後也、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

滅建文功之首聿與我　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稱呼子澄黃

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齊代岷、　建文書諭　文皇、　文皇爲幽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　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强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覘望懷

不知人何以謀國

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寧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文皇曰此殺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即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上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　朝廷用人狥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靖難兵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遠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閒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渾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止端正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

瀛學家數

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

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　建文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

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矣　詔收其妻鄭鄭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亦然之及侍　上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看道兩在亦實心折）其文章四方爭購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暴廢）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

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
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憾斷然不可泯滅而同
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恩安公澤
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
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謫海寧

李　曰　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
當老其材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
孝孺時嗚呼我　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
矣然唯　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　太祖之
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

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於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為　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伏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　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貽

艱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温煦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艱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艱乎我　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佘四公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爱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强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議　文皇長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　文皇亦

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 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討擒二人不可建文
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官
校置廷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 文皇見兵大集審不
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
內伏兵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
迫耳昺不屈死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
可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
爲備昺死友直遂得爲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
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 文皇嘗袁

昺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昺家上滚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昺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 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昺 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蹤跡即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昺發兵內應盡籍錄 王府人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 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瑛以譖

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

惟恐未孚遜國諸臣之毒可恨達小人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　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　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府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

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 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殁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 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款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

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　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　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　九敗終有天下

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而事人邪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死　上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　本朝武弁鮮有其儷

又曰　文皇即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　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　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搦筆唯書其父開國

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故 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

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 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爲

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由六合至京師卽 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

與亡吾姑恐俟之乃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般招納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般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般死笪橋下曦誣般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般榮定初公主謂　上殺般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　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護襲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遺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

陳建曰殷有才智 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 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 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 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 皇考有禁違者爲不孝

不遵者爲不孝　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能所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囘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者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　文皇計先擒貴貴死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

人欲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龎來興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擒罵不絕口死　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甚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縱諜者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

書衣中俾歸報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遺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皆行請惟命無廉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遺竟不得賞不得賞者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與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還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

尋經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戟、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鳳陽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

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即位、從李景

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殊

精兵萬餘人皆殊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　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焉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淸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淸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閫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内應　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宋忠擁兵懷

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
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　燕府誅
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
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
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
入城被執死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廿六
賜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駐
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鬬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趣若

據此楙我背宜急取綏則增兵絡守後難圖矣今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太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願前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

仝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歷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號[illegible]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摧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藉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濟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府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

軍中督察。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鄭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將兵敗、瑄猶格鬬、力屈死、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　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歿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巳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

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
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
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皆不見
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
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
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臂之一（景隆可殺）
國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
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
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

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
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用本之言何至失計）
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
臣當自保舉仍特命湘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
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
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介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
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
本頭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書速詔

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産、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
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
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荅策、授錦衣
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
後死、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
奏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潘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
當、 上屬鉉立決、 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

匯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郡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承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華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

宋參軍策

北兵周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迭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餽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

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妻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黄公

黄觀字瀾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黄哻哻以館穀養親蓋屢辭薦舉徵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戍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黄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齊黄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

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殽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剎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姻黨柯進初為觀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闔門忠義千古罕有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

漢皆爲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廸率土兵擊破之捷聞　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廸爲禮部同書進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辭拔俸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廸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門發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廸責問廸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廸叱勿言駡不絕口劓鳳山等鼻舌熬

熟食迥迪唔之璽指斥遂俱凌遲死旣死人于衣帶中得

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綸綸千秋公論

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庚來

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戍

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

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

李默議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諡曰靖獻默文學才行

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

所誣逮詔獄卒

李贄曰陳迪蒼頭庚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隷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隷上高茅卯仟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租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闕　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

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　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大

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洪武中舉通經爲　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太子器重紞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陞辭　上賦詩二章賜紞紞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

秩滿入　覲除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天下勿考、　賜璽書
曰曩者討平　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
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
故嘉爾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
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
日集　闕下、奉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
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
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
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
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紞出遂自經吏部後
堂次時吏部侍郎毛大亦次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
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紞次太亦次紞
嘗為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
時稱東府元為行省 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
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
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翔峻起但歷
歲已久杗傾甍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
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

玦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葺、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亡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且滯者何哉、蓋其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

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不恐更
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
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敎令等威之制無宮室
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
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强之以不能彼不肯
然相噬則歛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
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
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為宜然
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
顧其勢有所不行亦禁斷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

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衆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蟊賊則乘其未發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息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上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歷遷福建參議參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還持節諭撫攏川平緬郡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佐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勑致仕卒子壐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宏甫曰即其受贈金恐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紞蔡震郁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紞死於部堂王鈍不死　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死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全身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死遂憐而曲全之邪要之到此時而死後矣不死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恐在列待詰問而後死者非余之樂勸人死也樂其能處死耳宦

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即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贑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斂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縶置本營轉馬夾昇至北平

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

建文初　燕王來朝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此議勝於齊黃諸公遠矣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宄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詳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廸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廸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廻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誚其狂既仕頗折節恭愼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琪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愼有吏才調兵食軍與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鎭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兵部侍郎陳植

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郞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欲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郞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右侍郞建文四年九月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

皆年八十餘并其子玉人紹績繼等皆諭成正德中巡按
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屋字宗實黄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屋以
草茅愚屏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
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
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屋家覆及于京
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卷五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六

秣陵 焦竑 輯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懟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

日吾避景秀才淸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淸語之淸書景淸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淸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倴出川陝巡察私茶　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都死而淸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願疑之一日早朝淸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巳疑淸及朝淸獨著緋遂收淸得所帶刎不屈而死是夕精靈迸見族其家巳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夜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賛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顏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　建文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丙子順童道壽

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孟子璉郎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闕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薦薛正言翟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性善薦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備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貢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大理少卿胡公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諒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祀之學宮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繇遷大理寺丞靖

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剔鼻而終高與
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剔鼻而終者又是
一樣死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過金華王紳紳稱瑾志
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
年爲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死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

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憤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所終，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

丁外艱、　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官

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族其家、

太理少卿薛公

薛嵓、閩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爲大理左少

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嵓賫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

言、刊印千紙、付嵓、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嵓見　成祖曰、

上言殿下、旦釋甲、謁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叱曰、事至

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嵓、　成祖曰、　天子命使也、釋之歸、

靖難後、免嵓死、謫廣西、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 勅修高廟實錄昇與雅有史才明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摭實聞忠誠伯等自能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詔勿問

衛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盧丘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

力田、太祖置權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

歷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

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

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

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

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

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葬入應天府學、自經（府學今有祠祀公）

死、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

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覲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艮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祈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

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 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 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旣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郡守益謙爲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淡嶺上、

（道士亦可人）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

憂不食日羸憊及渡淮聞門涕泣不已欲妻子服毒死
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 上出建文
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除兵馬錢糧數盡焚
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
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是爲美耶
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
朕非惡夫盡心于 建文者惡導誘 建文壞法亂政耳
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
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
人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死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　國初擢用郡縣儒士、張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　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　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參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擘州吏目諸葛伯衡　上擢伯衡陝西右參議、三十年、詿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鎰、及即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賜御書怡老堂扁、及綵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令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餓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謫河州衛吏與倫書所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爲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真若主矣今王景不死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悒悒死是均之不欲死也夫死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死之理也建文二

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艮以貌嫌似

于建文未爲知巳反烈烈而死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貫曷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擠之使與李貫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恥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死爲重乎若專重死節則直曰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夫爲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任景爲知縣留與修 高廟實錄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紞爲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充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爲李景隆子師立召爲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迨肅謫歿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

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凄切聞者皆掩涕懋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辭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爲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談侃侃嘗晩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懋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爲聞　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官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鄖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靖難後皆爲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死難、餘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

陞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郎位爲眞、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
靖難兵至淮、顯宗奉　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
六月還、復爲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
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謫顯宗等戍興州、後平交
趾、起顯宗爲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吏民安附、永樂七年、卒
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事、會交趾
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
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翰林侍講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　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死且薦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逡巡一夕自經死

一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私　上謁　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歷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歷翰林編修再歷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

詩文、上嘗問逵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顧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逵、一日逵侍、問逵十難字、逵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逵懼、服銀屑死、上顧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逵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參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上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畜馬羊其人不耕不織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　燕府王之四川雖日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棊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

殺言果用可知清難忘矣

大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

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恭贊軍務巍復上書請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理曉以禍福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巍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志堅

幸遇知巳之鐵相更從英彈以雲聯若徐米野之赳赳盛
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禩大叅宋公之周旋椋陴張
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劇校之論議斯
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
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繼以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
時以義弟宣戍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李贄曰當時曷不以齊黄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
任任鐵相等乎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

耿曹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嚀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今雖去宜有
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
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
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
（之要地可惜　大見識此等人不置）
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
善善得書慟哭請兵至江上善受　詔總蘇松常鎮嘉
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詣靖難趨善所時童
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　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
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閱日三日求
死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

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鈹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鈹家親族恐驚伏鈹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鈹屍不得更數月屍忽自出于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濬早奇鈹鈹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宏甫曰即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即誅死見即綁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

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黄黄門一類人全不以死爲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黄黄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其見才識可以大用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太與妻傳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

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髯音吐宏朗疏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曰多不遜靖難兵入城遂死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死子微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沒入官弟介朔等悉遠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編

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　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藩

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人無獲謂之國

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

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

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

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

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

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

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宏甫曰此或爲補鍋匠或爲河西傭或爲轉輪藏頂

之二十餘人嘖嘖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甚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監察御史曾公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潛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部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

郎既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廵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臯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爲千戶徐政張勝所

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董葉魏甘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死、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炳文等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死、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

者晃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晃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晃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

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疏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將秩、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 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早朝晏、昌隆諫曰、 太祖高皇帝雞

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　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倦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即頒示天下靖難兵既南昌隆上言今事勢已去而北來章奏猶以周公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　上曰火燬

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壽詔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監察御史巨敬平涼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 文皇即位詔召良

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蹻蹶未能決妻問故曰我當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畢自列薪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璲私謚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監亭爲祠祀良

李宏甫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末減被謫則其人已有大學識可任用矣 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

從容以死夫人餽食于良先良而死良殮祭夫人孀遺

幼子畢然後死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 文

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從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

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

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死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

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藩

沐英張紞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

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爲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記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死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昇刻其巽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咸遠訓導

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竟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書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死、

參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死于南京、方孝孺

之爲漢中教授袍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游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璟佩天門何嵯峨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卷六終